

〈群星閃耀時〉

雲林的沿海，風是有形狀的、有稜角的。強勁的東北季風夾雜著濁水溪口的細沙，日復一日地打磨著麥寮。在這裡，地平線往東邊是山巒，往西邊則是屬於台塑六輕那幾百根參天的煙囪。白日裡，煙囪吐出灰白色的長龍，和白雲交纏，遮蔽了半邊天色；入夜後，整座石化工業區燈火通明，宛如一座聳立在不上的不夜城。如此閃耀的夜景，卻也凸顯出週圍的一片荒涼黯淡之色。

國三那年夏天，我正站在人生的第一個分水嶺。家裡的茶桌上擺著志願選填表。那場關於未來的爭論，至今仍像錄音帶般清晰。

有人跟我說：「去斗六或虎尾吧，那裡才是雲林的狀元府。」語氣裡有著對傳統名校的敬畏。在某些人眼裡，穿上那套象徵菁英的制服，才算真正踏出了這片被細砂、PM2.5、東北季風壟罩的濱海之地。也有人跟我說：「去斗高、虎高，你可能只是萬千沙礫中的一顆。但如果留在麥高，你也許可以做那最亮的一顆星。只有在這裡，才有機會靠著制度，跳過這座煙囪。」

老師口中的「制度」，指的是當時在教育圈引起無數討論與爭議，卻也讓偏鄉學子寄予厚望的「繁星推薦」。

這是一套建立在「區域均衡」理想上的選才機制。它不單以一次定生死的學科測驗分數為唯一基準，而是將目光拉長到三年的校內表現。制度的核心邏輯很簡單，卻也極其殘酷：它要求學子在自己的母校裡競爭，只要你的在校成績百分比（%）能維持在全校的最前端，你就有權利優先填寫大學志願。這意味著，如果你在資源匱乏的偏鄉高中能始終保持領先，你就有可能以較低的測驗分數，跨過門檻，進入那些原本被都市明星高中壟斷的頂尖學府。

我並不是那種能輕而易舉拿下全校 1% 的天才，我只是那種「還不錯」的學生。在繁星的遊戲規則裡，「還不錯」其實是最折磨人的狀態。你必須像精密的儀器一樣，確保每一場段考、每一次平時測驗、每一份作業繳交都在安全的水位。這種學生又何止我一人？每一次小小的月考都是對未來的加、扣分。這種對於「安全水位」的偏執，並非空穴來風，而是源於不知從何而來的危機感。恐懼自己未來沒有好大學，沒有好大學就沒有好工作，沒有好工作就沒有好的未來，所以人生等於終結。但其實自己連未來要作什麼都不知道，只是「未雨綢繆」這個詞深刻烙印在心上罷了。

這種的氣氛在高一那一年又更加劇烈，校門口掛起了紅布條，賀喜一位學姊透過繁星計畫錄取了牙醫系。在麥寮高中，這簡直是如同茨威格筆下「發現太平洋」般的壯舉。那幾天，校園裡莫名流動著一種詭異的喜悅，彷彿那位學姊用她的筆桿，在那幾百根煙囪中間，強行劈開了一條通往「天堂」的路。然而，這份喜悅還沒在鄉間的空氣裡散開，網路上的一場暴雨便傾盆而至。

有人在 Dcard 上整理了一份繁星制度所「製造」的醫牙電資學子，指出他

們分數過低德不配位，並希望他們的學長姐能夠好好「關愛」他們。留言字字帶刺，有人截下學姊當年的學測分數，與都市明星高中的落榜生對比，稱其為「制度的漏洞」；有人嘲諷偏鄉的高中成績是「給分寬鬆」的假象；更有甚者，給這群靠著繁星翻身的學生貼上了「標籤」，使用繁星制度升學到頂大醫牙電資彷彿代表著某種原罪（與此同時使用繁星升學至文組科系卻沒有人討論），代表著他們竊取了屬於菁英階層的資源。看著那些冰冷的文字，我只感覺比冬天濱海的東北季風還要刺骨。網路上的人們在爭辯「公平」，他們計較的是分數的絕對高低，卻沒看見麥寮天空下那層厚重的灰、狂風之中夾帶的砂石以及田野中矗立的一間高中。

然而，相比於教室裡那種幾近窒息的危機感，我卻總覺得自己像個格格不入的局外人。

我的個性裡有一種近乎遲鈍的「天然」。當身邊的人在為那一、兩名的掉落而煩惱，或是在補習班的講義裡埋頭計算著未來的年薪時，我更多的時候是在發呆。我會看著窗外六輕的煙囪發呆，想著那些灰白的煙霧究竟會飄向哪裡；我會看著後方那張貼滿名字的海報紙發呆，覺得那一格格的排名，看起來其實很像小時候玩過的跳格子遊戲。名次掉了就算了。

我並非不努力，只是我找不到那種「不成功便成仁」的悲壯。對我而言，讀書、考試，更像是一種習慣性的動作。我順著體制的坡度向上爬，沒有想過要贏過誰，也沒有想過要藉此去洗刷什麼「偏鄉」的汙名。

其實我不確定別人是否真的感到恐懼，但我能讀到空氣中那種緊繃的纖維。那種感覺像是海邊隨處可見的風沙與鹽分，細微、無孔不入，且具備腐蝕性。

高三那年春天，空氣中的化學味似乎隨著學測落幕而變得更加濃稠。我們迎來了這場三年長跑的終局。

繁星制度的選填過程極其特殊且嚴肅，正式填表時，學校會架起攝影機全程錄影，確保每一個順位、每一個簽名都具備法律效力般不可撤回。為了避免在正式錄影時發生「撞車」或臨時反悔的難堪，學校會先舉行一次非正式的預填。

預填那天下午，高三具有繁星資格的學生們及其家長被召集到了學校的會議室。為了確保萬無一失，老師們甚至找回了幾位已經在大學就讀、對於繁星計畫了解且極有「經驗」的學長姐回來坐鎮。像是剛從戰場歸來的軍師，攤開歷年的落點分析，上面密密麻麻地標記著全國各校的百分比落點、歷年遞補的分數。

在這一次預填後，大家往往已經都在私底下「說好了」。誰的第一順位要填台大，誰要保底成大，誰要避開那個錄取名額極少、競爭極大的電機系。這是

一場群體的共謀，我們在預填中確認彼此的航道，像是在迷霧中航行的船隊，彼此打著信號燈，避免在正式入港前發生碰撞。

我看著身邊的同學，他們眼神裡閃爍著三年前不曾有過的精明，以前都沒看過他們如此積極。有人拿著螢光筆反覆圈畫著招生簡章，有人則是不斷與家人確認最後的底線。對他們來說，這不只是選填志願，這是在進行一場關於人生階級的精密套利。老師、學長姐們一對一的詢問，我們總結出：「如果你的序位在前面，千萬不要浪費，要填那個最有『價值』的缺。」如此才能將價值最大化，繁星的榜單更像是一個個明碼標價的貨櫃，這三年累積的成績就是貨幣。

我坐在一旁，看著這場近乎瘋狂的沙盤推演，那種「局外人」的感覺又油然而生。我當然也參與其中，我也在名單上簽下了我的名字，但我心裡想的卻是：這一切真的能被「說好」嗎？

在這場標價清晰的貨幣博弈中，當輪到我站上那模擬的發言台時，我的遲鈍與天真終於和現實發生了第一次激烈的摩擦。

「我想填這間。」我指著螢幕上一個北部的大學，語氣平淡。

那一瞬間，空氣凝固了。聽到我的選擇後緩緩抬頭：「這相對冒險，你的序位雖然『還不錯』，但北部學校的變數太大。你明明可以選一個更穩、更有『價值』的缺，你看這間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就很不錯，為什麼要去賭？」

但我當時只是覺得，那間學校的環境看起來挺好，那個科系也似乎有趣。在大家都在討論如何「將貨幣用在刀口上」時，我卻只想買一個我喜歡的東西，即使它昂貴且不保證到貨。最終，在老師的嘆息聲與周圍異樣的眼光下，我還是固執地在那張草表上簽了名。

正式錄影那天，攝影機的紅燈微微閃爍，像是命運冷冷的注視。我機械式地重複著練習過的動作，簽字、對著鏡頭確認、退場。那時的我，甚至還沒意識到「風險」這兩個字在麥寮的字典裡，代表著多麼沉重的代價。

放榜那天，天空罕見地清澈，陽光穿透了長年累積的煙塵。

全班都陷入了一種近乎瘋狂的喜悅。校門口準備好了更長的榜單。那年的錄取率高達百分之九十六，正是「群星閃耀時」。整屆具有資格的學生中，只有兩個人沒有出現在榜單上。

而我，就是其中之一。

在都市的明星高中，繁星落榜或許只是轉個身，繼續投入申請入學或分科測驗的戰場。但在這裡，在大家已經集體共謀、說好要一起「跳過煙囪」的麥寮，落榜就像是整艘船隊都已順利入港，唯獨你這艘船在港口外觸礁沉沒。

那種「局外人」的感覺，從未如此具體且刺骨。

我原本以為自己不在意。我甚至已經默默整理好了申請入學的資料，給自己留好了退路。但當我走在校園裡，迎面而來的是老師尷尬的安慰、同學不敢對視的眼神，以及那一張張寫滿「錄取」的笑臉時，那天不論是正面還是負面的言論，可能是我耳朵特別靈敏的關係，一句話有意無意地飄到我的耳裡：「他完了啦！」

我那層「天然」的屏障終究還是裂開了。茨威格在《人類群星閃耀時》中描寫斯科特前往南極的失敗，儘管那是壯烈的毀滅，但在麥寮的現實裡，失敗只是一種「完蛋」的標籤。

看著後方布告欄上那張曾經讓我覺得像跳格子的海報紙。我的名字還在那裡，但在這個錄取率 96% 的奇蹟裡，它顯得如此突兀且荒涼。

我原本以為自己可以一直保持那種「名次掉了就算了」的天然與遲鈍，但在這一刻，我才發現，這層防禦在群體的集體勝利面前，竟是如此不堪一擊。眼淚毫無預警地決堤。但眼淚並不能稀釋空氣中的 PM2.5，也無法改變 Dcard 上那些對「繁星生」的惡意。我哭得沒有一點聲音，生怕被別人發現。我第一次真切感受到這個制度背後的重量，它不容許誤差，不容許任性，更不容許像我這樣不按牌理出牌的「天然」。

但我畢竟還是麥寮長大的孩子，海邊的風沙教過我一件事：風再大，日子還是要過。哭完之後，我用冷水潑了臉，看著鏡子裡紅腫的雙眼，那層「天然」的屏障雖然碎了，但底下的血肉卻開始變得堅硬。

我不能就這樣「完了」。

如果繁星這條捷徑斷了，我就得在滿是砂石的荒野上自己踩出一條路。我開始重新登入那個曾經被我視為「備胎」的個人申請系統。我翻開那些積滿灰塵的資料。

那段準備申請與面試的日子，我依然會看著窗外的煙囪。但這一次，我不再發呆想著煙霧飄向何處，我開始算計著風向，算計著自己要在什麼時候啟航，才能徹底離開這片被標籤與排名禁錮的土地。